

瞻岐大岭古道

谢盛卿

瞻岐大岭是横亘在鄞州区瞻岐镇与东吴镇的一道天然屏障。鹅卵石铺筑的10里弯弯古道，像一条丝带飘忽在崇山峻岭中。翻越大岭古道，不仅能领略大山的秀丽风光、人文古迹，呼吸从山涧林中扑面而来的新鲜空气，品味大岭中许多动人的神话故事、美丽传说，感受旧时瞻岐人翻越大岭的艰辛与无奈，还能体验岭南岭北海洋性气候与山区气候形成的反差。尤其是冬日大雪过后的日子更为明显：大山北面的东吴镇勤勇村还是冰天雪地，银装素裹，大山南面的瞻岐却是阳光灿烂，绿意盎然。

大岭古道是旧时人们望而生畏的交通天堑。山高、路陡、岭长。尤其是南岭中间东山亭两头的上岭路（最陡处几乎碰到膝盖）和北岭半山亭上下七个“之”字形长台阶是大岭两处“赫赫有名”的畏途，登上岭巅称为“风割耳朵”的山口，更使人有名不虚传的感受。

大岭古道又是令人向往的世外桃源。遮天蔽日的大树，奇特的山峰岩石，幽深的山涧溪潭，古老的凉亭牌门，金碧辉煌的寺庙宝塔，历代文人墨迹和民间传说等是一幅浑然天成的巨大山水画卷，透射出其500多年古老的历史和迷人的魅力。

相传谢氏祖上太公家的牧童在古道开口岩旁放牛，不知不觉入睡，梦见一仙人把他的大黄牛赶进了开口岩石门，石门徐徐闭合，牧童奋力追牛，只拉住了牛尾，因用力过猛，手中仅攥住了一截拉断了的牛尾巴，转而向仙人要求赔牛，仙人笑答：“此牛本从瑶池来，往日红尘若许载，岐山缺少可耕地，如今牵它去耕海。”说话间，大黄牛飞向象山港，变成海中少了一截尾巴的黄牛礁。

又传，古时有一个谢姓后生到岭侧棋盘山砍柴，看到两个童颜鹤发老人在棋盘石上对弈，出于好奇驻足旁观，恍惚间感觉山间杜鹃一次次地花开花落。老者下完棋抬头间发现了后生，即劝他赶紧回家，后生回过神来，发现放在地上的柴刀、柴杠已经腐朽，而两老耆飘然不见。下山返村，早已物是人非，乡邻不识其人，只知有一太公上山砍柴未归的传闻。真是山上一盘棋，人间逾百年。

古道旁狮子岩、虎口岭、象家坪、龙潭坑等，雄伟、奇特的山势地理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虎踞龙盘”、“狮子白象管门”的风水景观。东山亭“大泽龙吟春作雨，前溪虎啸夜生风”的对联，是对龙腾虎啸山形的点睛之笔。古老的慧日禅寺、振古寺等寺庙，青香烟缕缭绕烟雾中传来的晨钟暮鼓声，更为大岭古道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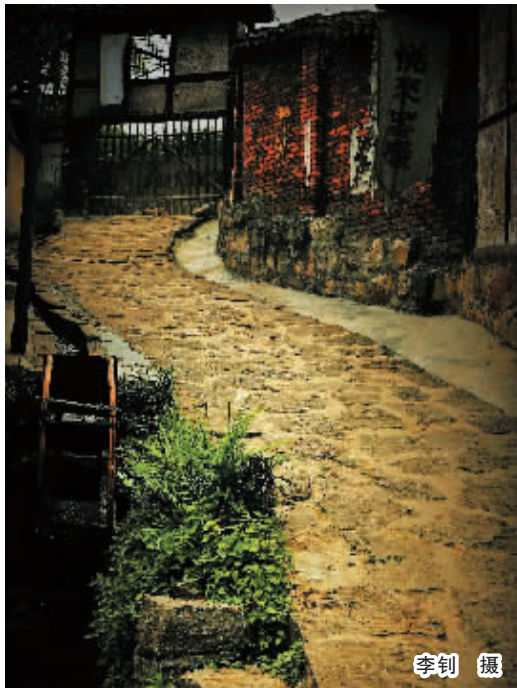
大岭古道是一部史书，记述着瞻岐人的历史沧桑和世事民情，铭刻着瞻岐人难以磨灭的岁月记忆。

旧时的瞻岐，南面是象山港大海，唯有北面大岭古道与外界连接。大岭古道到小白河头航船埠头是瞻岐人的交通命脉线，他们须臾不能离开生产、生活日用品、必需品、百货需从宁波或更远的地方运进来。而产出的各类农、林、畜产品、海产品相当大的一部分要运销到宁波甚至更远的地方。各类商行通过河头航船埠头，依托挑夫以原始的方式在古道上挑运搬送。一直到解放后被运输站和供销社改从咸祥用手拉车运送替代。1976年随着咸瞻公路的通车，才有了现代化的运输车辆。

大岭古道是民间交往的纽带。大山两边婚配嫁娶，世代繁衍，沾亲带故的；游子返乡认祖探亲的；生计交往中成为朋友的；他们礼尚往来，代代相继，络绎不绝。尤其是在清明、端午、春节等传统节日，人们挑着礼担，翻越大岭，或探亲叙旧，或节日团圆，或祭祖上坟。

礼担中不乏有透骨新鲜的大黄鱼、马鲛鱼、蛏子、白虾、大白鹅、蹄膀、麻糍、青团、粽子、年糕、大壳笋等节货。通过古道延续着民间古老的民俗民风，传递着纯真和美的亲情、友情、乡情。

大岭古道是解放前瞻岐人“讨生活”的路。瞻岐独特的山海地理自然条件孕育了一批除粮食主产外的地方名特优土产。盐、海鲜、棉花、金柑等是享誉大山外的稀罕品，通过古道自产自销。小商小贩也以此为生计奔波忙碌。“穿杠两头尖，拔出铜钿”是以砍柴卖柴为业的樵



李钊 摄

夫生活缩影。“上磨肩胛，下磨脚底”则是古道上轿夫艰难度日的生活状态，他们用竹编的元宝篮抬送病人、老人、有钱人过岭。“脚娘肚（小腿肚）当米缸”是瞻岐挑夫生活的真实写照。当时瞻岐人衡量一个后生是否出道，要看他能否把180斤重的货担挑到小白岭下的航船埠头，再从那里挑回相当重量的物资，当天返回瞻岐。从瞻岐出发，要先后翻越瞻岐大岭、小白岭，走过勤勇村、天童街、到达小白河头，共30多里山路，来回一趟六七十里。必须顶着星星出门，披着月光回家。“一脚不去，一脚不来”，挑夫们正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重复着这样的苦力。脚娘肚是他们养家糊口的“米缸”，一条扁担、一根柴挂是他们的全部生产工具。古道上也有衣锦还乡的名人，其中有明万历年间的进士谢佩、清康熙年间的武进士谢权、康熙年间被宁波知府和浙江道台联合颁赐“兄弟登科”大木匾的举人谢左垣和谢国威等。

“上山靠气劲，下山靠脚劲”是人们对翻越大岭古道，尤其是负重上下大岭的切身感受。上世纪90年代末以前，瞻岐人的主要燃料源自大山，可以说，凡是60岁以上的大多数瞻岐人都到过大山中砍过柴。他们根据各自的体力挑着100多斤至200多斤的柴担过大岭，上岭粗气直喘，下岭战战兢兢。特别对于那些不经常上山的人来说，更是上坡上气不接下气，脸红脖子粗，下岭“两腿弹琵琶”（指双腿颤抖）、“三步一拜”（指走不了几步要停一停），可谓“惨不忍睹”。进入新世纪后，由于燃气的替代，没人再上山砍柴，大山才真正实现了封山育林，回归自然生态，一年比一年繁茂。

2003年10月，新建成的宝瞻公路从瞻岐大岭的大山底下穿越而过，正式通车，天堑变通途，圆了瞻岐人祖祖辈辈的梦。从此再也不用为生计翻越大岭。大岭古道随着交通道路的现代化，城乡公交的全覆盖，私家车的普及，彻底失去了交通功能。它一度被人们遗忘，废弃，甚至荒芜。但很快又以它巨大的魅力华丽转身，从人们心目中由交通天堑、畏途转型为文化、体育之岭，观光赏景、强身健体的向往之地。它同时还与象山港海堤，象山港大桥，荒屿山、黄牛礁、洋沙山等众多滨海景观完美合璧，相互生辉，组成了独具一格的瞻岐山海美景旅游线路，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瞻岐人以及周边地区人们前往。或独自爬山健身，或举家登山探幽，或结伴游山玩水，尤其是节假日，更是游人如织。饱经500多年岁月风霜的瞻岐大岭以其不可替代的价值，焕发出新的耀眼光芒，以新时代赋予的新使命，继续延续着她的传奇。

人文 总第5624期

投稿邮箱：essay@cnnb.com.cn

三江

走过布阵岭

姚远

布阵岭位于北仑小港东南5公里不到处，西北起江象山，东抵大碇。明嘉靖《定海县志》记载，宋高宗时，有大将张俊抵御金兵，于此布阵。故称为布阵岭。这海拔不到百米的山岭，过去是北仑的大碇、柴桥和郭巨地区百姓去江南、镇海的重要官道。当然除布阵岭外，那时通往外面的山岭，还有其两侧的育王岭和孔墅岭等。今天育王岭和孔墅岭仍然是北仑重要交通要道，而布阵岭已几乎没有行人踪迹，悄然隐没于山道两旁的荒草丛林之中，仿佛一个人在岁月里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隐退于江湖了。

20多年前，交通不如今天畅达，我去柴桥求学，常取道布阵岭，经大碇，至柴桥，每周这样往返于学校和家之间。今天，我不知还有多少人记得这布阵岭，随着布阵岭下，大碇一些村庄的拆迁，几乎不会再有人去走布阵岭。回首往昔，布阵岭确实为当地百姓交通提供了很大的便捷之处。

读书那时，我从家出发，至东岗碇，后沿山路向北，经刻吞，最后过姜桐岙，折向东南山脚下一鹅卵石和青石板铺就的山道，这就是布阵岭了。山路蜿蜒曲折，约2里多。坡度平缓，两旁是从生的灌木。左右两边缓坡上，皆是碧绿的茶园。春末夏初的雨后时光，环境清幽怡人。茶园青青，各种山花在凋谢之前散发着最后浓郁的芳香，静谧的山中时有鸟鸣啾啾，水声潺潺，蓝天如洗，一切清亮得逼人的眼。再向上走，沿路就可以看到许多高大挺拔的杉树，银杏树，树干笔直，直入云霄。

大约20来分钟后，至山巅，有一亭翼然，现于眼前。只是这亭子白水泥抹壁，显然是近年重建的。据民国《镇海县志》记载，岭上有揽云亭。仁立亭子正中，有山风穿亭而过，在耳边呼啦啦响。俯视前方，岭下有一小水库，水极清，水底细石隐约可见。更远处，土地平旷，阡陌交通，已是大碇地界了。走下岭来，有松涛阵阵，随风涌来，顿时上山时的热汗和疲倦消失殆尽，遍身清凉，脚下步子也轻快起来。有时还能偶遇过布阵岭的行人，皆步履匆匆，擦肩而过，多是附近村民和林场工作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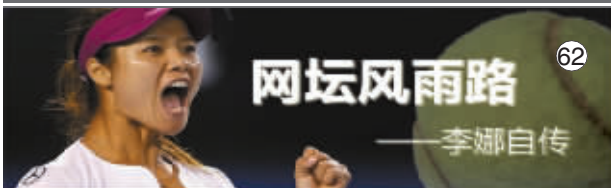
高中毕业后，我再也没去过布阵岭。再让我记起它，是2年前去蔚斗小学旧址参观，见到陈列室内墙上有布阵岭的文字介绍，摘录下来，其中提到：明嘉靖年间，一代名将戚继光在布阵岭建垒设兵，抗击倭寇；中法战争之镇海战役期间，提督欧阳利见在此设堡建营以资守御；抗日战争期间，1940年7月17日，日寇在北仑青峙登陆，194师师长陈德法曾以一个营在这里设防，策应前方战场，并防日寇背后偷袭，战役历时5天，在戚家山一带阵亡的599名爱国将士，大部分掩埋在布阵岭西向的缓坡上。看完这些文字，心情异常沉重。历朝以来，东南沿海军民在抗击外来侵略时，他们勇敢无畏，誓死捍卫家园的精神可歌可泣。而这古意沧桑、静谧清幽的布阵岭，也成了这些英雄最后的长眠之地。青山有幸埋忠骨。只是这些历史，现在又有多少人记得呢？

我为自己曾走过布阵岭而自豪，更为布阵岭上那一段段不寻常的历史而深深感怀。

又是这样夏初多雨时节，布阵岭的缓坡上又该是茶园青青了吧。



张柯 摄



网坛风雨路

62

李娜自传

等到签了单飞的协议，我感到自己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开始，从此，我可以去试着融入职业网球的圈子了。

单飞，意味着运动员有更多的自主权，可以自己挑选合适的比赛参加，挣奖金，请教练，安排训练。同时，单飞也意味着压力增大，如果成绩不好，奖金少，就无法请到好教练，训练水平就不会高，最终就会被淘汰。它不仅意味着机遇，更意味着挑战和压力。我和姜山还开玩笑，让他做最坏的打算，弄不好，我可把我俩原来的积蓄全部用完，一无所有呢。他说，那我们就从零开始，再来一次。

这当然是玩笑话，我已经26岁，“从头再来”这种话只是说说而已。尽管如此，我还是非常坚定地准备走上这条职业化的道路。真正的职业网球是球员自行组成团队，自己做自己的主人。以前我打比赛，投入的是体力，现在还要投入财力。财力和体力两方面的投入才有现在的回报。

当我留在国家队的时候，所有的费用都是由国家负担的，我只需要投入体力就行，因此那时的负担比现在小得多。说实话，如果当时我能自主参赛，再有个小型的服务

团队留在我身边，我会更愿意留在国家队，因为这样个人的负担和压力就不会那么大，承担的风险也小得多。

国家培养了你，对你拥有管理权，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国家的网球项目还是相对比较公平的——不同于有些其他项目存在一个限制人数的问题，网球选手只要能够获得参赛资格，队上都会让你去国外参赛——只要不影响队内的比赛计划、训练计划就可以。在国家队，队员的吃、住、训练、比赛都是统一管理的。

在单飞之前，我们不需要有任何财政上的支出，当然收入比例相对也少了很多，约占赛事奖金的25%左右。

单从经济上看，“单飞”意味着所有的费用都要自己出，还要将赚回来的钱上交给国家百分之十几。一般人是不可能支撑下去的。那时我一年的奖金只有七八十万美金，但一个团队一年的开销至少要700万人民币，这显然是入不敷出的，一年要赔200多万人民币。但当时我顾不上这些了，在打了这么多年网球之后，我非常渴望体验一下真正的职业球员的生活。

我已经26岁，对职业网球选手来说，这完全是一个可以随时退役的年龄了。我每一天都感到时间的紧迫，那种“时不我待”的感觉，分分钟秒压在我心上。单飞的队员拥有了更多的赛事选择权，不再一刀切地随国家队比赛，也就是说，以后我可以专心冲击四大公开赛了，这也是促成我单飞的重大动力。

单飞之后，我的训练费用、机票、团队开支都是我自己的负担的，除此之外，我仍然按固定比例向国家缴纳收入。

这是我心甘情愿去做的，我希望我们国家的网球事业越来越好，希望有更多年轻、有潜力的新人能够走向国际，能让大家知道东方人也可以拥有一流的体质和水平。我觉得在为国家付出这件事上，付诸行动比喊喊口号更有意义。

单飞后我遇到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签证。因为网球运动员每年要全球飞来飞去地打比赛，去到任何一个国家都要签证，按照正常的签证周期根本来不及，还好有国家网球管理中心非常积极地帮我们解决签证的问题。

单飞后我发现语言关是我面临的另一个考验。我身边的工作人员大部分是外国人，教练、体能教练是外国人，在国外面对的记者也大多是外国人，他们都讲英语，我不会英语就没法跟他们交流。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的英语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很多网友关心我的英语是怎么学的，其实我是被逼的。如果问我学英语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一定会说要“脸皮厚”，要敢说，要敢于尝试。你不要担心你的语法呀、时态呀、发音呀什么的对不对，即使不对，老外也听得懂。你也不要担心老外会嘲笑你。如果有老外跟你说中文，你是不是也会对人家有点敬佩，不会笑他“怪腔怪调”呢？同理，大部分的老外还是很友好的，他们见你说英语，不仅不会笑话你，还会教教你。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要张嘴，敢于尝试。我的英语也不是很好，但是跟老外沟通、交流都没问题，对于我来说，这就够了。

责编 胡晓新 校对 徐建国